

毛泽东用辣椒“灌”醉米高扬

毛泽东爱吃辣椒,特别是家乡的辣椒。当年在江西,为了吃到辣椒,贺子珍四处为他寻辣椒。有一次,为了辣椒,毛泽东还向贺子珍发了一次大火。那时正值盛夏,贺子珍好不容易找来辣椒,为毛泽东炒了一大碗。毛泽东一连吃了好几顿都舍不得全吃完。后来贺子珍端起一闻,发现辣椒已经有些变味了,于是便把剩下的都倒掉了。中午吃饭时,毛泽东到处找辣椒都找不到。贺子珍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泽东一听,立即火冒三丈,气得把饭盆都扔掉了。贺子珍气得跑了出去,到晚上才回家。毛泽东知道是错怪了贺子珍后,便对她说:“你知道我喜欢吃辣椒,扔掉了怪可惜的。变味了,煮一下还可以吃呀!”



1959年10月,顾达寿在北京作为苏方首席翻译官参加中苏首脑会。前排左起为彭真、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毛泽东、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苏共第一书记)、葛罗米柯(苏外交部长)。毛泽东身后为顾达寿。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吃辣椒不革命,吃辣椒是革命派。当年他在河北西柏坡时,苏联共产党的全权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委员米高扬来访,他因为欺负毛泽东不喝酒,当着许多人的面要和毛泽东比喝酒。米高扬自

以为这样会使毛泽东服输,谁知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尖尖的红辣椒说:“我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我不能喝酒,但能吃辣椒,你能吗?”

开始,米高扬不知其中的厉害,认为那么个小小的红辣椒有

什么了不起。特别是他见毛泽东把一个小尖椒放在嘴里嚼得津津有味,所以,也拿起一个小尖椒就放在嘴里嚼了起来。刚嚼了两下,辣得他直叫,连连说“不妙,不妙。”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米高扬同志,吃辣椒你不如我吧!这样吧,为了公平,你喝酒,我吃辣椒。你喝一杯酒,我吃一个辣椒。”结果,米高扬醉得不省人事,直到第二天才缓过神来。

晚年时,由于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脑神经病,毛泽东吞咽困难,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大吃辣椒了。但仍然是吃吃东西时要把辣椒粉放在小盘上,吃时用别的菜蘸一点点,然后高兴地说:“好香啊,一直辣到脚尖了。”

据《党史纵览》

● 党史上的今天

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

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亦称开封、睢杞战役)。6月17日至22日,首先攻克河南省会开封。这是解放军在关内第一次攻克省会城市。6月27日至7月2日,在睢县、杞县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等部。7月3日至6日,又迎击来援的黄百韬兵团,歼其一。豫东战役共歼敌9万余人,俘敌兵团司令官区寿年。这一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个重要战场的防御体系,为不久后进行的济南战役和淮海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7年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周恩来说,中国进行核试验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核试验成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美苏核垄断,并重申,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92年6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目的是:争取用10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领袖家风

董必武的节俭:用过的牙签蒸过再用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是“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地位越高,越戒奢从俭,而且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

他爱用牙签,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总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再用,直到用烂为止。牙刷也是一样,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粘上继续使用。用纸方面也如此,董必武自己说:“我在用纸上是最富有的,也是最穷的。”他常写东西,所以用纸多,是富有的;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晚会节目单、废旧请柬上的,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所以自嘲是最“穷”的。

他对孩子也一样,一分钱、一粒米都不能浪费。女儿董良琿现在还记得父亲教她“粒粒皆辛苦”的事。当时她还小,三两口扒完饭碗就要跑,父亲叫住她,说: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苦”,粒粒不能丢!父亲严肃地要求她:把米粒捡起来吃了。她感慨说:当时真嫌它脏,不想吃。后来经历了生活,去了干校劳动,才明白父亲的苦心。 据《学习时报》

朱良才靠骗敌人得路费重回红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间,由于战争频仍,情况多变,一场大的战斗结束之后,或者敌人一次大的镇压和搜捕之后,党员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寻找党组织成为历史上一道颇富传奇色彩的、可歌可泣的独特风景。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组成西路军,渡河西征。由于孤立无援,西征军以失利告终,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西路军中任职的李聚奎、朱良才、方强等湘籍将领,在西路军失败后,抱着东回找党的坚定信念,沿路乞讨,最终回到党的怀抱。

西路军失败后,作为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只身一人,携带一根讨饭棍,一条干粮袋和一只指南针回延安找党。他白天躺在坟地里睡觉,夜里赶路。一次,他进村讨饭时与敌骑兵遭遇,近隔数米,幸亏身边有一羊群,他挥动讨饭棍,口中含糊嘟囔着,骗过敌人。就这样,李聚奎最终回到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

朱良才也是一路行乞,不知躲过多少敌兵的围追堵截,才来到兰州。当时,黄河大桥上敌人盘查严密,没有通行证,插翅难飞。而要回到陕北,此路必行,怎么办?愁苦中,朱良才不禁想起一次险恶的经历:1927年湖南暴动后,他去韶关找朱德部队,在一桥头也遇类似堵截。那天恰巧有几顶妓女的轿子经过,朱良才灵机一动混在抬轿人中过了桥。这次,朱良才依葫芦画瓢,看到一敌军乘轿过桥,冒着被抓的危险,又一次混进抬轿人中,竟又一次蒙混过关。到达甘肃会宁后,他又混入押解西路军红军俘虏的敌人“遣返队”,得到了一点返乡路费,同时串通好坚决找党的数位红军战士,在敌人刺刀的押解下,逃出狼窝,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和红军队伍中。

李万青

周恩来右手负伤,靠推拿治愈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在陈毅的陪同下,连续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等非洲10国以及阿尔巴尼亚。

周恩来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当地降雨,这在非洲是一种受人欢迎的天气。前来迎宾馆迎接中国贵宾的埃塞俄比亚国王代表和外交部长都是一脸喜色。周恩来和陈毅也为之高兴,和东道主一边说话一边朝楼外走。不料,在下台阶时,由于下雨,周恩来脚下一滑,摔倒在台阶上。

周恩来摔倒时,右手下意识往地上撑了一下。他的右手当年在延安时曾经坠马摔伤过,留

下了众所周知的后遗症。现在这么一撑,雪上加霜,再次负伤。

陈毅和随行人员当即叫周恩来搀扶起来,退回迎宾馆。陈毅马上召来随团医生,给周恩来紧急治疗。

专家认为必须慎重诊疗,建议立刻去医院,但周恩来根据自己的感觉,又征询了随团医生的意见,认为“没有问题”,坚持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外事活动。可是,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手伤发作,疼痛不已,严重影响了睡眠。

返回北京后,周恩来忽然想起四川有位叫郑怀贤的武术家,特别擅长治疗跌打损伤。当天傍

陈云叫停表现自己的电视剧

上世纪80年代,已拍竣的电视连续剧《荣氏兄弟》在即将播出前,被上级通知停播。后来,90年代,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也遭突然停播。十余年过去,今天来了解其停播内幕,或许对人们别有一番教育意义。

1988年,正当描述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台湾电视剧《八月桂花香》在内地热播时,江苏和浙江两地的电视人分别决定拍摄《荣氏兄弟》和《荣氏家族》两部电视剧。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闻讯后,立即严辞声明:第一,不看剧本;第二,不给经济赞助;第三,不予任何方式支持。并着重指出,如有哪一家电视台拍此

题材的电视剧,那么,就要追究那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关于电视剧《陈云出川》停播之事,陈云夫人于若木介绍:那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写的剧本,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这位干部在工作中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到上海,然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于是,那位干部根据资料写成电视剧剧本《陈云出川》。此剧本经秘书和陈云家属商量,同意拍摄,但未向陈云报告。《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

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由于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是每天一早一晚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陈云本来不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因不知道对陈云保密,跟陈云说起:“昨日在电视里看了《陈云出川》,很精彩。”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当他知道了拍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电视连续剧,当即叫来秘书了解情况。他要秘书把剧本拿来读给他听。听罢,他认为不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他写信给江泽民,要求停播这部电视剧。于是,央视执行了中途停播的指示。 顾苏

杨尚昆遗嘱:今年大灾我后事从简

1998年是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诞辰100周年,杨尚昆有三篇缅怀文章要写。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他的老上级,彼此交往几十年,情深意笃,相濡以沫;彭德怀是他的老战友,从红三军团到北方局,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刘少奇和彭德怀被迫害致死,而周恩来鞠躬尽瘁,他有话要说,有情要表。于是他构思内容,指导起草文稿。这就是纪念周恩来的《相知相识五十年》,纪念刘少奇的《卓著功勋,彪炳春秋》和纪念彭德怀的《追忆彭

大将军》。其中,纪念刘少奇和彭德怀的两篇文稿,他是8月28日,29日在病榻上阅定的。

9月2日,杨尚昆开始立遗嘱。9月14日子夜,他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在给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各同志的报告中写道:

“关于我的后事,一定要向中央表示要求从简,今年遭了大灾更要从简;二是火化,火化以后送回我的老家潼南县去,同杨公理在一起。”

“还有几摊子事情,比如回忆

录等,我也作了交待。”

杨尚昆缅怀周恩来的文章发表于199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缅怀刘少奇、彭德怀的文章却成了遗作,分别发表于他逝世后的10月27日和11月24日。回忆录的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继续负责。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反映他民主革命斗争经历的《杨尚昆回忆录》,同时出版的还有记述他在1949-1965年人生经历的《杨尚昆日记》。

章学新